

## 文学：为未来找回浪漫

黄咏梅

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我们谈理想使用最多的就是一句话就是“奔向未来”。多么欢欣雀跃，多么心向往之，无论孩子还是成人都将希望寄托于未来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未来有太多的未知，未来的距离充满了种种可能性的猜测，人们遥看银河，内心会浮起无数浪漫的遐想。进入21世纪的今天，“未来”这个时间概念大多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种状态的描述，在一些语境下更被默认为“科技”“数据”“信息”“人工智能”“生态”“能源”“危机”等等词汇。在这些已知的或者预定的选项组合下，未来的未知性几乎丧失了它的浪漫色彩，人们步履彷徨，既期待又忧虑，未来究竟要带我们走向哪里？对于作家来说，浪漫是主要的叙事和精神动力，他联想、创造，呈现生活的不确定性，书写人类的情感、记忆、感受、思考以及幻想，并以此打开读者的想象，以唤醒读者、抚慰读者为最终目的。同样的，浪漫也是文学对读者独特的精神馈赠。但在可以想象的未来，文学必将会受到科技的挑战，浪漫会随着距离的破坏而逐渐散去，远方不再遥远，银河里没有神话。

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与自然、手工劳作的距离。从一张小板凳里，人们已经很难感知一个木匠刨木、锯木、开榫、上腻、打磨等繁复工序的细致和用心，创造变成了制

造。在文学作品里，我们也很难调动自身经验去体会狄更斯笔下的谷物“被不时掠过的阵阵微风吹得摇摇摆摆，像是在向镰刀求爱”这样的描写。工业大批量制造出了生活所需之物，可这些物作为模式化的存在，弥漫的是机器和齿轮的冰凉气息。

信息化革命则几乎取消了距离，地球变“平”了。我们生活在数据和信息里，被工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双手用来敲打键盘、滑动屏幕，制造、感知、交换、交流。我们用指尖看见并联想，不仅远离了物，也远离了人本身。一位十多年没见过见面的朋友，忽然对别人说，他经常“看到”我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原来他所指的“看到”是在朋友圈、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里，不是与他面对面、握手、交谈的那个“你”，而是经由数字信息不断累加并转发的那个“她”，是一个被转引的人，虚拟的人。“你”这个人称消失了。数字化的交流让一切变得没有距离感，既感觉不到远，也感觉不到近。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李白这句脍炙人口的诗在网上被戏谑修改为：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打手机”。明月引起对故乡的思念之情，可以在手机接通的瞬间得以解决。出门在外的异乡人，也因为交通和通讯工具的便捷，很难能体会到那种“近乡情怯”的复杂情绪。距离的消失并不等于人们彼

此之间被拉近了，只是意味着人们对远和近这两个互为对立面的感受消失了。

事实上，我们现在大多数的“看到”和“想到”，都是经由数字信息转引的虚拟物。虚拟物越来越多，文学的共情越来越艰难。譬如，金钱以数字的方式流通在种种网络交易平台，日常生活离开了货币的实体，劳动者从数字的累加里获得丰收的喜悦，人人活在一场又一场积分游戏中，那么，读者是否还能共情诸如巴尔扎克的《守财奴》葛朗台在临终前，依然拼尽最后一口气也要扑向神甫手中那金子做的十字架的举动？在仿生产品和类人产品普及之后，人们是不是也不太能聆听到情人在彼此身体上弹奏出的美妙乐章了？欲望离开了肉身，离开了象征，化身为数字的效应。

毫无疑问，科技修改了人与物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修改了人的想象和审美体验，但我认为，这些距离并不是真的消失了，而是被折叠了起来。无论当下还是未来，人都无法摆脱一种共同而永恒的需求——精神生活。人对物的情感，对人的情感，这些体验或多或少地在被数字钝化，在被信息遮蔽，而文学是为数不多能重新打开折叠空间的有效手段，能帮助人们重新找回数字化秩序之外的心灵秩序，唤醒和展示情感体验。

曾经有一次经历让我很难忘。那是一个中秋之夜，在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，我跟一群朋友去那里看海上升明月。那里有很多游客，他们都在等月亮。他们不断用手机拍摄海景，然后迫不及待地发到朋友圈之类的社交媒体上，以期获得更多人的点赞，甚至还有无人机在直播。当圆月终于从海平线升起的时候，人们一阵喧哗与骚动，但依旧是对着月亮各种拍摄。跟

我同行的一位老师，忽然攀上一块礁石，高高地站在那里，面向大海，背诵起古代诗人张若虚那首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刚开始，多数人没在意他，身边的一些人觉得他很奇怪，直到他读到那几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，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”的时候，他的声音仿佛制造出了一种魔力，游客都聚拢了过来，静默下来，倾听。宇宙无穷，月亮永恒，人生短暂，这些诗句将眼前这轮圆月从近处被推远了，推向了无限的时间长河，又从远处被拉近了，从游客的镜头中落到了心灵里。这一幕，让我至今想起都觉得很感动，这是数据和信息无法提供给人的感动。

前段时间，我去电影院看了克里斯托弗·诺兰导演的电影《奥本海默》，当世界第一枚原子弹制造出来，在洛斯阿拉莫斯爆炸的时候，观众被特效处理过的电影镜头震慑住了，他们惊叹于它的力量，浓厚的蘑菇云，灿若千阳，梦幻般的光影，如同汇集了天地的能量，这镜头里有科学的美，有人类的智慧精华，但是，在美军将原子弹投放在广岛的那一夜，观众的反应迅速从震撼、欣赏转变为愤怒、悲伤。我跟所有观众一样，坐在电影院的幕布前，陷入深深的思考：科学是否应该有边界？人类在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把握道德和责任？我的内心有许多个关于“应该”的追问。“应该”这个词不属于科学范畴，它跟技术没有一点关系，它是人类基于情理和道义所做出的判断。我想，文学在科技时代的最大使命，就是书写出人类面对科技时代的种种反应和思考，就是写出科技带给人们的关于“应该”的种种追问。事实上，现在大量的科幻文学从兴致勃勃的乐观主义转入对科技

失控的忧心忡忡，正是基于科技与人类关系的反应所作出的深层反思。

福楼拜说：“科学与艺术，在山脚下分手，在山顶上会合。”科学使人认识世界，文学使人认识人本身，前者构筑人类共同的生存家园，后者为人类的心灵寻找诗意的栖息地，它们终将会合。我很喜欢小林一茶的俳句，面对匮乏生活依然饱含着浪漫怀想：

“真美啊，

透过纸窗破洞，  
看银河。”

仰望遥远的银河，始终抱着无穷的遐想，天真浪漫，真美啊。

我想说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有文学的未来，真美啊。

（作者简介：作家，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等）